

突入生活·开拓叙事·深掘人性

—2013年江苏长篇小说综评*

张光芒**

目 录

引言

- 一、历史题材丰富多元，主题内涵深微厚重
 - 二、全面突入当代生活，小说类型洋洋大观
 - 三、审美意蕴、先锋姿态与人性开掘的强力结合
- 结语

引言

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文学大省，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在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总体创作数量上非常突出，质量上乘、备受瞩目的厚重之作也越来越多。2013年便是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丰收年。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一年江苏作家出版或发表的长篇小说达近百部之多。整体来看，它们无论在题材故事的择取和探索上，还是在思想主题的大胆开掘方面，无论在结构形式的积极创新，还是在人物塑造等艺术技巧的提升和突破方面，都有着可圈可点、特色鲜明的不俗表现。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4.

**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一、历史题材丰富多元，主题内涵深微厚重

长篇小说得利于其文体特点，在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及表现重大思想主题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而如何通过不懈的写作努力体现这一优势，也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定时期文学的整体风貌与审美水平。通观2013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它们在选材布局上，几乎形成了一个从古代至当下、由历史到现实的不无连续性的题材谱系，充分显示出江苏作家视界之开阔与立意之高远。

江南之地，历史传统与审美文化源远流长，江苏作家以吐故纳新的气魄重述历史，汇聚成一个集缅想与创新于一体的审美空间。如高仲泰在继《闾阎王朝》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夫差王朝》。小说把笔触追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在吴越争霸的历史大背景下，将吴国从强盛跌入衰落的过程全面细腻地展现出来。小说的叙述既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又融入了大胆的合理想象，使这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以新的面貌跃然纸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现代悲剧的基调。陆永基的长篇历史小说《重臣》则着力于塑造历史人物，将先后辅佐过四位帝皇的汉代大司马霍光之复杂的性格特征展现出来。位高权重、功绩显赫的重臣终因私欲的膨胀而覆灭，这不能不让人深思腐败的老虎产生的逻辑和历史的轮回。

如果按照由古至今的历史叙事加以推演，清代以降的历史题材小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烈地牵引着作家主体的审美导向。其中，王资鑫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盐商》，颇显大气磅礴的史诗性气魄。在这部洋洋近70万言的作品中，有清一代两淮盐商由盛及衰的故事得到了全方位的演绎。一个曾经富可敌国的群体，一个一度呼风唤雨的行业，怎样推动了城市和商业文明的发展，如何建立了鼎盛的盐商文化与经营之道，它们有着怎样的先天不足和历史局限，又如何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动荡中最终走向衰败，这里面积纳了多少海水一般的苦涩，这一切都可以从小说叙述中得到独到的答案。小说所述时间跨度久远，刻画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就有近80位之多，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家的追求并不止步于历史的走向和盛衰，而特别注意探讨人性之美丑的纠缠，挖掘人物内在的心理嬗变轨迹，使作品流露出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现代性价值。

当然，历史故事不仅仅是王朝更替，历史人物也远远不只是王公大臣，在新历史主义视野中，野史稗史、民间琐事蕴涵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本质和审美文化价值。在中国古代，“稗史”一度与“小说”同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仓慧林的《剑棋缘》与周浩晖的《斗宴》都是历史审美化的成功尝试。前者以棋圣黄龙士与徐星友化干戈为玉帛进而合作创制绝妙棋谱的故事为主干，在快意恩仇的叙事中洒脱地展现了姜堰的历史风俗和人文特色。后者则寓传奇与风俗画于一体，在对乾隆御封之经典名菜的追叙中，挖掘了人文扬州所特有的文化魅力。

自晚清开始，中国进入了多灾多难、战争频仍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由之，近现代历史也成为当代历史小说挖掘不尽的题材宝藏。2013年的江苏小说家在这一领域表现突出，成绩可观。其中，徐风的《国壶》与张新科的《远东来信》等创作在读书界与文化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性效应。吴翼民的《风雨浴德池》与周国汉的《花牌楼》两部厚重的长篇小说，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杂历史，且均取材于这一特殊时期的商业领域。前者描写了江南的澡堂行业由各派之间勾心斗角转向一致对外共同对付日寇这一过程，趣味性与地域风情十足；后者通过对当时四大商行三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描写，展现了民族工商业艰辛成长的历程。

同样是民国题材，章彦文的《泥泞》以上个世纪二三年代的苏北平原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沈阳首富掌门人程濂泉这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与一般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大相迥异，程濂泉深受西方现代进步思想的影响，不惜背离承继家业的祖训，践履民主和博爱的信仰。他倾其所有千方百计地为赈灾而进行着孤独者的斗争，但终究难以与盘根错节的种种势力相抗衡，终至失败入狱，家毁人亡。故事在悲剧氛围中强烈地灌注了一种久违了的主体性的自由意志，凸显出崇高感在当下小说中的复活。刘志庆的《血战塘马》首次以小说的形式，全面展现了粟裕指挥下的塘马战役。因作者对新四军塘马血战进行过详尽的考证与研究，使得该作既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又体现出一定的史学价值。

冯光辉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蚁王》虽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作者真正着力描写的是一个民间艺人的家庭史，以及凝聚于其中独特的感情智慧、文化精神和审美气质。小说所述是每一个读者似乎熟悉实则陌生的领域，仿佛首次打开了一扇窗户，蕴藏其中的神秘与大千气象，一下子涌入人们眼前。正如作者所

说，蚁艺，包括捕捉、饲养、驯蚁、蚁操、斗蚁五个环节，最激荡人心的是斗蚁，最神奇的是蚁操，最神秘的是驯蚁，最关键的是饲养，最基础的是捕捉。可惜我们这个土地上曾经存在的一种民间艺术，现在彻底失传了。作家这种对于一门民间艺术的执着和对于小说功能的独特追求，不能不令人钦佩和惊讶。

江苏小说家散布于境内各地，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并甘于十年磨一剑者居多，而他们笔下所述又常常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使其写作往往兼具乡土性、风俗画和史诗品格，成为那一方热土的历史回声、传统再造和审美生命的升华。除了上述有关扬州、沭阳、宜兴等具有地方色彩的历史叙事之外，张荣超的长篇小说《沧桑》则深深地扎根于泗阳南端洪泽湖畔，纵述这一方土地上的农民百年来的奋斗史和命运史。沧海桑田不能遮蔽人间正道，动荡生死阻不断洪泽农民顽强的生命力所汇聚的滚滚洪流。无独有偶，万福建的《摆渡》也聚焦于洪泽湖的人和历史，并寓示了从浑浊阴暗通往清澈澄明的“摆渡”主题。姜寿荣的《芦花暴》则以细腻清新的笔墨，讲述了里下河水乡青年在战争年代投身火热生活和不断成长的故事，读来令人颇感振奋。

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的历史，更是人性嬗变的历史。对于历史题材的尖意开掘不仅反映了江苏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气度，更体现出他们对于历史与人性的当下视野和重新思考。

二、全面突入当代生活，小说类型洋洋大观

尽管历史小说能够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审美特点，但如果一味地热衷于历史题材，特别是迷恋于古装戏和后宫题材等等，则既反映了作家对于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躲避，同时也反映出文学审美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感，甚至失去了直面人生的锐意进取的责任感。这在当代文坛上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令人倍感兴奋的是，江苏长篇小说对于当代生活的叙述热情和探索精神是相当突出的。在一批作品着力于重新发现历史的同时，更多的创作则全面突入当代生活，或者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审美时空中，书写出时代的新变和当代文化的复杂面相。从小说类型上说，婚恋小说、都市小

说、乡土小说、底层叙事、官场小说、青春写作、儿童文学，乃至通俗文学、网络小说等等，都非常发达，充分展现出江苏长篇小说文学大军高度的思想热情和强大的审美创造力。

从建国至80年代前后的社会生活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它介于我们常说的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之间，可以把以此为叙述核心的小说用当代史题材称之。关于这一题材领域的叙事既可上溯社会历史根源，又可下延其文化心理余脉，因此它对于勇于接受思想挑战的作家来说透着特殊的诱惑力。王泓卫长篇小说《庶民》所述，便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史题材，它也是乡土写作的重要收获。正如小说人物所说，“楚潼人和楚潼城一样，沉浮的是命运，不变的是善良宽容、坚韧顽强的人性。”滔滔不绝的生活洪流与大事件尽管不时地冲击着人们的命运，卢家大院内外尽管只是卑微平凡的小人物，但惟有人性的坚毅焕发着永恒的光芒，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庶民的力量。张以俭的《复隆镇》以激情似火的年代大运河边的一个普通小村为叙事背景，将一群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与生命轨迹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王成祥近60万言的《成长三部曲》则见证了南京江宁40余年的社会巨变。小说的成长叙事不仅指这一区域从贫穷到繁荣、从农耕时代走向城市化的成长历程，也是一代人从禁锢走向解放并历经阵痛与转型之艰难的成长历程。叙述者自觉地以城里人的目光来透视乡村，又用乡下人的目光去反观城市，并在人物身上注入了自身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因之能够使社会的裂变、人性的嬗递与文化的转型三者互为纠缠，并生动地传达给读者，表现出发人深醒的审美力量。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农民作家蒋万忠集十年之功完成的知青题材小说《白羊山之恋》，该作品以40多年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插队农村为背景，将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心态、人生经历和爱情故事独特地展现出来。过去的许多知青小说多系知青写知青，有些文本带有强烈的体验印记和自叙传倾向，有些文本则难掩知识分子写作的理性特征。蒋万忠则是以一个记录者的姿态进行写作，小说叙事充满着对那个年代人的一腔热忱、眷恋、同情与理解。两对城乡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线：一对是女知青陶素梅与赤脚医生屠加东；另一对是同为插队女知青的高月圆与地主家庭出身的左小强。围绕着恋爱方式截然

不同的两条爱情线，那个特殊岁月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情感纠葛，得到了多层面的揭示。同时，由于作者的独特身份意识，也使得该作表现出一般知青小说中难得一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泥土气息。

从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对于这样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阵痛与机遇并存、发展与失落纠结的文化转型期，江苏小说家表现出罕有的探索热情，奉献出一大批与时代与生活同步的长篇作品。

就乡土写作来说，周荣池的《李光荣当村官》颇具填补当下审美空白之效。大学生当村官是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小说不仅深刻地塑造了李光荣这位艰辛成长的年轻村官形象，而且围绕着他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丰满生动的村民形象群体。地方色彩颇浓的小说语言质朴幽默，妙趣横生，大大增加了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和小说的可读性。就“底层写作”而言，李淑妮的《遥远的山那边》是2013年的一大收获。小说以饱蘸同情的笔墨详述了一位打工妹的苦难史和血泪史，读来真实而感人。徐晓思的《母亲望着我》则将目光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贫孤儿童、单亲和空巢家庭儿童的成长问题，探讨了如何用爱和教育拯救他们的主题。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加剧推进和城乡流动性的加强，许多生活领域与人物群体已经难以用乡土题材或者都市题材来加以区分，介于二者之间的题材也便成为对此领域更为熟悉的作家有效介入生活的自觉选择。陈峰的长篇小说《爱痕》就属于这一类型，该作以“文革”后恢复高考到开发开放时期的长三角里下河地区为背景，描写了一代人的爱情生活与奋斗历程。其实这部作品也可视为爱情小说，或者成长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审美重心被置于一代具有独特体验与精神风貌的人物形象身上。主人公们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即“官二代”。与当下人们经常抨击的那种坑爹的官二代、富二代不同，他们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也有着困难重重的生存境遇，有着认真的理想追求，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心理，其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命运交错与转型时代的阵痛相互碰撞，不仅折射出一段历史轨迹，更透射着一种不灭的灵魂的光芒，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和精神的力量。另如赵征溶的《又是荷藕飘香时》，在对时代

潮流与小城市民命运变化之关系进行艺术探索的同时，彰显了真善美的人性力量，可谓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市井小说。

就直面当下生活的当下写作而言，都市写作理应占据最重要的分量。在可称为都市小说或情感小说的行列中，汪明明的《零度诱惑》、张秋寒的《铅华》与《白昼昙花》、仇党玉的《猫眼》、文达的《情殇》等都是个性鲜明、审美创造意识突出的长篇文本。《猫眼》围绕一男三女的古老模式与现代情感纠葛，解构了传统的道德秩序，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铅华》则讲述了雍家三姐妹子虚、子衿、子夜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小说的作者非常年轻，但叙事风格却颇具张爱玲小说的气质，待得铅华褪尽，只剩苍凉的手势。

汤成难的长篇小说《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以一个残缺不全的意象象征了失去了爱的能力的时代，情爱和身体孰更昂贵孰更低贱，孰更接近人性的本质，这些问题都被具象化地推向前台。赵瑶瑶的长篇都市小说《窈窕淑女》囊括了更多的生活层面，故事一开始就渲染这是一个全民恐慌的时代：“恐钱，恐房，恐婚。”齐妙便是这“三恐”族中的典型代表，年近三十，仍是没钱，没房，没结婚。不仅如此，她还陷入了“三失”境地：“失恋，失眠，失业。”面对这一切，是挣扎还是奋斗？男女之间，是激情还是爱情？小说的名字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淑女”置换为“熟女”，实有着深刻的用意。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观念土崩瓦解，向着“一切皆有可能”打开。

韩东的《中国情人》与其说是一部关于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小说，不如说更像一部重新勘探人性底线的探索之作，只不过这种探底的尝试是通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小说围绕着两男一女、两女一男连环相套的故事展开，情节紧张之处，主人公瞿红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三天两夜内经历三个不同的男人。那些无赖和精明，那般荒诞和贪欲，出人意料而又自然而然地发生着。作家对于男女之间情与性的叙述总是透着一股幽冷之气，它可以扑灭读者试图进行任何道德判断的热情。当年钱仲书在《围城》中一度探索了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到了这里你会发现，基本根性也是会变的。那种叫男性的动物也许会自私到令人发指，那种叫女性的动物一旦为爱发疯，正如有论者所说，总是会超乎另一种动物的想象。作为情爱叙事的解构主义大师，韩东的作品让人不得不惊讶于发生于生活背后的世情嬗变之巨大。余一鸣在《淘金》三部曲中以

其老辣尖刻之笔对泥沙俱下、人心浮荡、物欲横流的种种时情世态进行了深入剖析。小说以昼夜东流的长江为心理文化背景，切换运沙业（《入流》）、建筑业（《不二》）、水产业（《放下》）三大江湖频道，细腻刻画了商业消费意识形态控制下都市繁华背后的道德荒凉，以及个人奋斗的大旗掩盖下的争夺、算计乃至谋杀的残酷。普通渔民淳朴的日常生存伦理被商业时代的交换法则所替代，“把心硬得让它结了茧，你就能在这长江里呼风唤雨”，哪还管江水下埋葬的“芸芸众生的白骨”。然而，人们一边默念着“我已经醒醒，已经无耻，已经卑鄙”，一边却又脚步不停、别无选择地继续着那些荒唐。这同样给人一种阅读上的残酷。

作为都市小说，初雪的《请给我一支烟（男版）》的主人公欧阳剑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文学典型——一位专门受过性训练的鸭子。小说没有把人物类型化，而是极力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复杂思想感情的人物；另一方面，小说也没有刻意展览这种性职业的内幕和细节以吸引眼球，而是追求心理化和感觉化的描写。他深知“我把喜悦给了肉体，而把悲伤给了灵魂”。肉体与灵魂的背离在当下生活中能走多远，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与都市写作息息相关的长篇官场小说也颇有收获。近年来在官场题材小说领域佳作频出的王清平出版了新作《如影随形》，读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写了主人公牛自力初入清平市经贸局，便深感一种难以忍受的机关病。不过与王蒙的小说大为不同的是，该作着重写了主人公不仅深感“再不下猛药去治，经贸局就彻底烂掉了”，而且还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全力去推行以“公”灭“私”的理念，然而这些努力却最终走向了反面。小说叙事独到地展现了公与私之间如影随形的奇特逻辑。另如孙希贵的《西楼月》，以一位县委书记形象为主人公，围绕着爱情与反腐两条线索，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基层的官场生态，同时融入了作者许多独到的人生感悟。

周德斌的《东方女性》，通过年轻貌美的女主人公从下岗到创业，从商场到官场的人生历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新东方女性的形象。高天慧“高于世俗但未脱俗，她所在的时代得天独厚，她还聪明过人”。不同于流行当下的官场小说，《东方女性》虽然也有对官人官道的无情揭露，但并非迎合着读者的趣味一味对隐匿于中的潜规则进行渲染与烘托，而是着力于对高天慧

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成为当下文坛少见的心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女性官员的典型形象。小说的最后，女主人公历经陷害、背叛、质疑之痛，终于登上成功的高峰，但她的成功凭借的是自立自尊的人格魅力、慎思敏行的行事作风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而非依靠某种外在力量比如权力、男性等等，这一点也不同于大多数官场小说凸显“青天意识”的“大团圆”结局，堪称新时期青年知识女性的成长史和创业史。

在全国文学版图上，江苏文学的发达之处还表现在它拥有众多的业余作家，他们不以名利为重，惟因深刻的生命体验不吐不快。比如官场小说的作者往往是从官场退出之后方始文学梦。也因此，江苏长篇小说多有可称为“行业小说”的作品。像此前出版的首部反映战线生活的小说《第一道防线》，其作者之一奚菊芬即做过某市检验检疫局局长。来自办案一线的女检察官董新建一直热衷于检察机关题材小说，其新作《悬崖边》也是一部特色突出的反腐力作。“行业小说”的发达足显江苏大地文风之盛。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的长篇儿童小说（包括青春写作、动物题材小说等）、网络长篇小说也特别发达，其数量之巨与影响之大，足令国内同行侧目。

另如阿福的《和氏璧》、梁邦华的《不怕生错命》、李正友和钱飞的《疾风劲草》、李世君的《暗警》、宋明义的《追梦》、王海嫫的《传承》、高福岗的《樱花开了》、杨洪军的《本次列车终点》、韩庆先的《谁持彩练当空舞》、刘茂雪的《妈妈再等等我》等，都是2013年长篇小说领域的重要佳作。

三、审美意蕴、先锋姿态与人性开掘的强力结合

江苏文学在全国范围内一直以其深厚的江南文化传统与审美特色令人瞩目，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亦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气质。它们善于运用意蕴深厚的意象或意象群来营构故事流程，也更倾向于通过凝结某种生命感受来展开复杂的人物关系。所谓江南文化，所谓诗性吴韵，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亦展现地淋漓尽致，焕发出与宏篇巨制相适应的创造性的生命力。因之，许多长篇创作较难以从通行的小说类型框架中来分析。以题材、主题、思想倾向性等为

依据加以归类分析，本来就是批评家为图方便采取的蹩脚的理论模式。正如上文中我们看到的，许多文本早已溢出某些文体边界和类型模式，也与一般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颇多出入，而更多地透射出个性主义的主体锋芒，从而实现审美意蕴与人性开掘的强力结合。

像“浮城”（刘仁前《浮城》）、“后土”（叶炜《后土》）、“淘金”（余一鸣《淘金三部曲》）等，就是内蕴万千的宏大意象。“零度诱惑”（汪明明《零度诱惑》）、“颤抖”（格格《颤抖》）等则是出自心灵悸动的心理意象，一霎那的感觉却凝聚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无意义。再如“黄雀”（苏童《黄雀记》）这种隐喻性的意象、“远东来信”（张新科《远东来信》）这种将一个偌大的东方与一纸小小书信奇妙结合的意象，充分显示出一种出自审美主体的个性创造性。与其讨论它们是否属于长篇小说的哪一个类型，勿宁说它们真正想创造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叙事类型。真正的文学大师总是既要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又要表现惟有自己才能表现的世界。

苏童的长篇小说《黄雀记》是2013年江苏乃至全国创作界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小说在叙事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故事流程的三大部分——“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构成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以三位少年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形成互补互文性的立体式结构。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续了二十多年的青春故事与转型时期的文化迷乱、个体惶惑紧密结合。所谓“黄雀记”，实际上在暗示小说的特殊结构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层层地剥落外壳，展露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示真相背后的真相。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救赎的主题亦由此深刻地流露出来，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启示。

在徐风的《国壶》中，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则凝结了“器”与“道”的关系，容纳了那小至个性大至民族的情感纠葛、价值矛盾与信仰冲突，更蕴藏了国运人心与世事沧桑。就像壶圣造出的紫砂壶一样，它外表安静端坐尺方，内在却有容乃大，波澜壮阔，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这种内在推动力表现在以有形的紫砂壶为载体，以无形的气韵为中介，使关于壶的叙事既成为人心的显影，更成为人格的投射，同时也成为人性的凝聚。这构成了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三个层面。正如主人公袁朴生留给日本高徒的最后一句话，急须“不是用手做

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人们常言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人心难测之说，“心”是最难捉摸的，但当一把新壶诞生，敏感的欣赏者却总能窥视到制造者的“心”。小说中引过一句古文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在人者，心也！”日在天，云雾终究遮不住，心在壶，终难掩其情。小说以壶为叙事结构的重心，串连起复杂交织的多元视角，这样不仅形成了叙述语言的心理动作性和感觉化色彩，而且建立起心与心之间多向度的沟通渠道，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壶之间的审美表现空间得到极大程度的扩展。在小说叙述流程之中，不同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故事的进展，不如说是为了凸显壶之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达到以像观心的审美效果，而且强化人格投射的美学力量。尤其是作为小说副线之一的袁朴生与西门寿之争表明，在这场复杂的冲突之中，最终是人性战胜了家国，审美战胜了文化。

如果说徐风是通过紫砂壶这一意象实现照亮人心的叙事追求和凝聚人性的艺术追求的结合，那么刘仁前《浮城》则通过浮城意象展开了对于80年代精神的寻根之旅。80年代体验是当代文学的丰富宝藏，也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然而，关于当代题材，文学创作界更多的是关注建国至“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和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最近20年。忽视了10年左右的80年代时期其实也就忽视了当代国人精神图景中最为重要的浓墨重彩的篇章。《浮城》就是这样一部向后看的寻根之作。这里所说的“寻根”并非如当年的“寻根文学”那样重在从传统与民间汲取精神，而是从80年代生活与心灵世界中寻求存在的意义之根。主人公县委书记柳成荫既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的实干家，也是一位有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情怀并富有个性的开拓者形象。与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倾向于把改革家塑造成当代英雄形象不同，当刘仁前试图回返80年代的历史场景并重现那一代人的思想体验时，是建立在繁华落尽之后的深层次观照基础之上的。小说着重揭示了主人公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把他们还原到“80年代人”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之中，而且进一步把他们还原为“人”的生存境遇之中，打开更为深微的心理空间，以期洞察人物更为内在的精神世界。比如，柳成荫与陆小英经历了从两小无猜到深深的相爱再到互托终身的曲折过程，本应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陆小英的母亲王小琴坚决地拆散了他们。直到后来才揭开谜底，而一切都晚了，这个结果使两位深深相爱的人更加相爱也更加痛

苦，而陆小英的母亲则在此强烈的刺激下得了疯病。与柳成荫、陆小英的爱情悲剧经历相似的还有朱蕊，从一个普通插队知青，成长为楚县唯一的女性副县长，朱蕊有着极不寻常的成长史。多少年来，个中的苦楚恐怕惟有她自知了。可以说，他们既背负了上一辈的恩怨，又承受着历史的荒诞，既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又面对着现实生活的种种挑战。让人更为感怀的是，在种种磨难与矛盾之中，无论怎样的苦楚和伤痛，也无论如何的充满了内心的矛盾，既没有使柳成荫们放弃人生的信仰，更没有造成灵魂的分裂，由此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厚与独特的人性魅力。90年代初，知识界一度热烈地讨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20年之后，当《浮城》的作者重新反观80年代体验之时，其实就有针对性地回到了这个问题的起点和焦点上，它的叙事表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绝不是一个或几个概念的问题，亦非凝固的精神模态所能涵盖的。它是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姿态，一种弥漫于整体性心理结构的精神，一种既躲避了虚假的崇高感又不陷落于卑俗境地的性格气质。而这一切无论对于21世纪的文学，还是对于当下的生活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启示价值。

张新科的《远东来信》以八封信为线索首次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远逃中国并得到保护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文学再现，其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此领域的空白的史学价值，而

在乡土小说界颇有影响的叶炜在新作《后土》中更加努力地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写作，小说别出心裁地以二十四节气搭建叙事构架，以原生居民所特有的方言俚语、风俗图腾形成叙事流程，以他们的爱恨欲望表达、情感反应方式、精神信仰指向为叙事动因，极为细腻丰富地展现了30年来的农民心灵史。“后土”这一核心意象也正表明了作者的旨趣所在，即触摸厚厚的土层之下的地温，透过生存面相以重构灵魂。

李凤群的《颤抖》则可视为乡土小说与城市写作、成长小说与女性写作、家族小说与社会写作等相结合的多元混合体。主人公“我”缺少爱而追求爱，启蒙缺失而追求自我觉醒，试图逃离乡土价值而又难以融入城市病态文化，在整个过程中，她的绝望与困惑、狂躁与挣扎、对抗与和解，正可以为一个“颤抖”的意象所凝结。因之，《颤抖》又像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本。

就江苏长篇小说的审美创新意识而言，形式实验是无止境的，这既与现实社会之中人性嬗变的复杂性和不可捉摸有关，同时也是一批青年作家自觉的先锋意识使然。有些创作甚至可以说是“先锋中的先锋”。如黄孝阳的《乱世》似乎讲述的是为亡兄报仇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模型，然而小说叙事真正展示给读者的却是真相假象难辨，人性鬼心变幻莫测。刘无果在追踪案情的过程中遭遇军统、中统、袍哥、土匪、汉奸、共产党、致公党等重重势力的纠结，令这个战场上纵横捭阖的英雄陷入困境危机之中。小说中不时掺杂着议论、抒情和追思，更显多元混融，扑朔迷离。像主人公的名字刘无因、刘无果所暗示的，历史有无因无果的一面，人心人性与人的命运亦常陷入无因无果之境。较之《乱世》的“元叙事”姿态与杂融开放性犹过多而无不及，黄孝阳的另一部小说《旅人书》更像是一部挑战读者阅读神经的天书。旅人游历的七十座“城”是面相各不相同的“乌有之乡”，它们涉及到了有关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每一座城莫不充满了关于某一个主题的狂轰乱炸般的思想和意象，给人以无尽的回味和反刍的空间。这个开放性的文本是一部重新定义世界的小说，也是一部重新定义小说的小说。

汪明明的《零度诱惑》也是一部自觉追求叙事实验与人性重构相结合的先锋之作。这是个有关戏仿的故事。主人公尤嘉霓是影像时代的产物，从小她就喜欢模仿电视里的芭蕾舞演员，寻求影像与真实的完美贴合。成年后，她发现自己和韩星金玄雅很相似，于是千方百计模仿金玄雅的言行举止，却悲哀地发现，虽然她偷猎了韩星的形象！可她却偷猎不了韩星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迅捷地拥有美服、华车、豪宅，媒体新宠陶萃丝的话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精神指针：面孔的美丑，年轻或衰老，对她都不重要，而恰恰在此时此刻，她需要这一张面孔——让她的生命几何级数跳跃的面孔。尤嘉霓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女性身体成为消费品的时代。“一夜情”、“性移情”、公共情妇、“换爱俱乐部”……这些都在不断地上演着。尤嘉霓身体的贩卖一度进入多元化阶段——成为一名公共情妇，与此同时她也有了可以炫耀的豪宅名车华服，并成为年轻女孩竞相模仿的对象。然而，最终她迎来的不过是一个大骗局。这也是一部哲理性与思辨性极强的文本，甚至可以视为西方“消费社会”理论与“景观社会”哲学的中国审美演绎版，表现出强烈的视觉的冲击力和思想的尖锐感。

结语

要对一个有着近八千万人口的文学大省的年度长篇小说进行综评，无疑是一项细致而艰难的工作，而要做到评述的真正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更是一个难以抵达的目标。这里主要就笔者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并根据笔者个人的阅读体会，选取了几个非常突出的角度加以评介。实际上，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创作成就外，江苏长篇小说在现代都市网络小说、通俗类长篇小说、儿童文学类以及成长文学类的长篇小说等，也都在数量和质量上有着很突出的表现。而这些长篇小说在语言的运用、文体的建构、思想的创新、审美的多元化等层面，也都有一些新的表现和特点。鉴于篇幅以及笔者视野所囿，恕不一一论及。

尽管这里的评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外，但由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2013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在文学史的纵向发展脉络与横向比较的坐标点上，表现出几个总体性的新态势和新特质。其一，江苏小说创作在过去一度以中、短篇小说见长，长篇小说的影响力稍逊一筹。而近年来，这一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二，江苏小说创作由于深受江南文化和江南审美传统的滋养，在过去一度被视为江南审美的典范，这一特点在得到赞誉的同时也难免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但，现在的江苏小说越来越突破传统的影响，在审美创造的现代性和审美风格的多元化方面表现出质的飞跃。其三，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在注重历史题材、历史叙述的同时，越来越自觉地加强了现实感和时代性。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题材，涉及百姓疾苦的诸多领域，关于当代人心理文化的复杂现状，以及灵魂的自我救赎、终极关怀与信仰重构等方面，都得到了强烈的关注和深刻的开掘。从这些方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江苏长篇小说的整体风貌，同时也可以窥视到整个中国长篇小说领域的创作动向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阿福,《和氏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1月。
- 初雪,《请给我一支烟(男版)》,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年1月。
- 高仲泰,《夫差王朝》,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3月。
- 格格,《颤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
- 韩东,《中国情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 黄孝阳,《乱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9月。
- 姜寿荣,《芦花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
- 蒋万忠,《白羊山之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12月。
- 李有干,《风雨金牛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2月。
- 梁邦华,《不怕生错命》,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年4月。
- 宋明义,《追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
- 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
- 汤成难,《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
- 万福建,《摆渡》,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年11月。
- 汪明明,《零度诱惑》,《钟山》2013年长篇小说增刊,江苏省作家协会编,2013年12月。
- 王成祥,《成长三部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
- 王泓卫,《庶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
- 王清平,《如影随形》,《钟山》2013年长篇小说A卷,江苏省作家协会编,2013年12月。
- 王资鑫,《大清盐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
- 吴翼民,《风雨浴德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1月。
- 徐风,《国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4月。
- 徐晓思,《母亲望着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
- 杨洪军,《本次列车终点》,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3年1月。
- 叶炜,《后土》,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年9月。

- 余一鸣, 《淘金》三部曲,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5月。
- 张秋寒, 《白昼昙花》,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年1月。
- 张秋寒, 《铅华》,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5月。
- 张荣超, 《沧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9月。
- 张新科, 《远东来信》,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2013年第5期。
- 张以俭, 《复隆镇》,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11月。
- 章彦文, 《泥泞》,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年6月。
- 赵瑶瑶, 《窈窕熟女》, 北京: 工人出版社, 2013年1月。
- 赵征溶, 《又是荷藕飘香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 周德彬, 《东方女性》,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年8月。
- 周国汉, 《花牌楼》,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 周荣池, 《李光荣当村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

Abstract

Depth in Life · Narrative Innovation · Exploration of Humanity - Review Jiangsu Novels in 2013

Zhang Guangmang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province across China, Jiangsu novels in recent years have made rapid development. Not only the number of works is very large, and high-quality works are also increasing. 2013 is the harvest year of Jiangsu novels. In this year, Jiangsu writers published nearly one hundred novels. Overall, whether they choose to take on the theme of the story, or digging in bold ideological theme, whether in the form of innovative structure, or a breakthrough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have a distinctive performance. Throughout Jiangsu novel creation in 2013, we find them in the selection layout, almost formed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one,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o the realsystem, clearly showing broad and lofty conception of Jiangsu writers' horizon. We are excited that Jiangsu novels' narrative passion for contemporary life and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is quite prominent. While some works focus on the rediscovery of history, more works comprehensive in-depth contemporary life, or in the intertwined aesthetic space and time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to write the changing times and complex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From the novel types of view, marriage fiction, urban fiction, local novels, officialdom novels, youth wri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ven popular literature, fiction network, etc., are very well developed, clearly showing a high degree of enthusiasm and a strong aesthetic ideas of Jiangsu Writers' creativity. Jiangsu novel also exhibit a unique aesthetic qualities. They are good at using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imagery or imagery group to form the story of the process, but also more inclined to condense some life experience to exp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hus, many of the works are difficult to be analyzed from the ordinary type of framework. Many works have already overrun certain stylistic boundaries and type of mode, and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realism, or romanticism, or other writing methods, but showed a spirit of individualism, in order to achieve a strong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 Jiansu novels, Theme connotation, Novel type; Pioneer attitude; Exploration of humanrty

투 고 일 : 2014. 5. 15. / 심 사 일 : 2014. 5. 20.~ 2014.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4. 6. 20.